

旅
廣
子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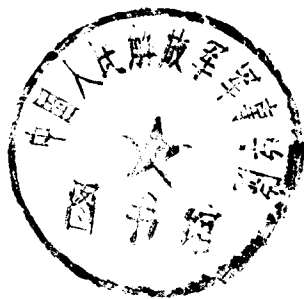
巴
人





旅 广 手 记

巴 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旅广手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7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5}{8}$ 插页 4

198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7,000

书号 10019·3222 定价 0.41元



作者像 1964年于北京

此乃... 手迹

作者手迹



1929 年于上海



作者和夫人 1930 年 11 月摄于上海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父亲生前早有撰写回忆录的愿望，并在1963年完成了《旅广手记》初稿。但由于某些原因，工作未能继续下去。

文革期间，父亲全部手稿被中联部的“造反派”抄走。经反复交涉，一九八〇年八月中联部干部处归还了这些手稿，被归还的《旅广手记》中缺页十余张，原因不明；虽又经多次联系询问，均无下落。

今将手稿送交《新文学史料》发表，不仅以此表示对父亲的怀念，还希望该文能在史料研究方面起一点作用。

王克平 1980年11月16日

目 次

第一章	出走	1
第二章	在幼稚园里	7
第三章	公平轮上	15
第四章	泰安栈	24
第五章	“走马上任”	33
第六章	所谓革命工作	41
第七章	登户船上	51
第八章	一个陌生的朋友	57
第九章	“损纱帽”后	58
第十章	董挚声来访	68
第十一章	蒋介石的底子	76
第十二章	“受宠若惊”	83
第十三章	最后一次的报导	89
第十四章	回乡后	101
后 记	105

附录

忆宁波建党初期	106
---------------	-----

第一章 出走

一九二六年六月的一天下午。是星期日，天气晴朗而美好。我同世楣正向北门外锦屏山上的公园走去。快要走到转向北门去的一条长弄上，竹书从后面紧急地赶来，我们停下了，他赶上了几步，气喘的一时说不出话来，他那苍黄的瓢儿形的脸上，显得灰白而阴暗了。

“县政府派了警察来学校，正在找你。他们将要逮捕你，快走，别再去开什么座谈会，也别再回学校了。”

他说话时两眼直盯着我。我知道出了什么事。军阀们的铁爪正在从宁波伸到我们这小小的县城奉化。罪名大概也是明白的：“赤化分子”。

“走到哪里去呢？”我迟疑了一会说，“可能还只恐吓一下，吓你离开这里，别中了计吧！”

“他们要把你抓起来的风声已经传的很久了。”竹书说，“这回已经派了警察来，显然不只是恐吓的了。”

世楣站在一边，一时没答腔。他也许在考虑今天我们去公园招待城里青年开座谈会的任务，他也许在回想去年来敌人方面几次用谣言攻势迫使仲隅从县中离开，而这回是否也是重施故技。但他听到了竹书的话以后，皱一皱眉，接着说道：

“也许这回真的要下毒手了。不久以前，宁波的段承泽，这镇守司令，不是把蒋本菁抓起来了么？”他迟疑一下，“我看，你还

是避一避风好。”

“避一避风？”

“走，我陪同你，就在这时，立刻，出北门走向宁波去。”竹书义形于色地说。

“那么，我真的要放弃岗位，走上流亡的路了吗？”我苦笑着。“这真是想不到的事。”

“还有我们守着呢。”世楣说，“我们的命运，看来决定于将要到来的北伐的形势，再说赵济猛、石德谦他们和我们剡社一些骨干合起来，还是有力量应战的。走吧，暂时避一避风更妥当些。”

这样，我的“运命”就在这三人的“路边会议”中决定了。

“走，赶到宁波去。”

当时，从奉化去宁波有两条路，一条出大桥到西坞，趁小轮船。但这时已经下午二点多钟了，显然赶不上轮船。一条出大桥到南渡趁夜航船。但敌人既然要抓你，不会不在交通码头上去兜捕的。

“走去就是了。”竹书看我在迟疑，催促着说，“现在是二点钟，八十里路，八点钟可以走到。走吧。”

我们匆匆地走出北门，走过了北门外的大沙堤，就一直朝东往大路上走去。竹书走在前面，我跟着。两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急速地走着。

不能不使我回想起最近的和过往的一些事，仿佛这些事就决定着这次出走的命运。

要我离开奉化，离开县立初中的恐吓，已经不止这一次了。两个月前，在一个深夜里，县议会里一个姓张的议员，算来也是剡社的社员，排闩闯进校来，直入我的卧室，形色仓皇地说道：

“你必须赶紧离开这里。我从县衙门那里得到消息，沈秉丞

正在设法逮捕你。他们想用法律手续，控告你公然侮辱罪，因为你在《新奉化月刊》上，写文章骂法治协会的人。之后，他们就想在打官司当口，提出你有赤化的证据，把你当作一个赤化分子逮捕起来。据说，这还因为宁波镇守司令段承泽行文到这里要逮捕赤化分子，你就这样给算上是一个了。”

他气喘喘地说上了一大堆。之后，还加上断语说：

“真的，别的罪名还没有什么，只是赤化分子的罪名那是性命交关，要杀头的呢。”

我笑笑回答道：

“杀头？那确是性命交关的。一个人只有一个头，我又不是牛魔王。可是，我还不能离开这里。”

这自然使那位姓张的议员不免失望了。他摇摇头，悻悻然回去，仿佛深怪我不接受他的好意。

自然是好意，但我也怀疑他的好意。他虽然也是剡社的社员，但我认定他是两面派，私下里是和法治协会分子有勾通的。本来嘛，这剡社的组织不过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团体，不是彻底的革命派。从它形成的过程和组织成员来看，大致是可以这样说的。发起组织剡社的是在宁波当小学教员和日报记者的奉化小知识分子。大约在二三年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气，也有流入到这闭塞的中古式的城市。一些小学教员就有茫然的追求新风气的倾向。他们回想到辛亥革命之前，奉化曾经有过一度革新运动，一些留学过日本的乡下知识分子，首先创办了龙津中学，讲求新学，聘请日本教员，一时来学的，望风而至，连宁波的一些青年也要负笈到奉化这个山城里来求学。这就引起了城里的官绅们遑遑不安，眼看这些革新派将会推翻他们的固有的势力，于是他们另办一个中学，叫凤麓中学，以资对抗。但不久以后，宁波

建立了甬江中学，以后又改为省立四中和四师，这地处偏僻的奉化就办不下去中学了。于是都告停闭，成立了一个锦溪高小学校。而一些乡下士绅那时又向外发展，早在上海开了家书店，在宁波创办了日报，又在余杭创立了农林牧畜场，他们转向到实业救国的路上去了。……接受了五四新风气的一些青年就想起了这个光荣的传统，要来一次对奉化社会的改革，但他们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只是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出发，想用教育来改革奉化，隐约间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恰巧，二三年浙江省实行所谓“省自治”，各县都设立起县议会来。这些青年就组织了一个剡社，来争夺这个县议会的议席，企图通过议会在奉化设立个县立初中。在争夺议席之间，城里士绅成立一个法治协会以与剡社相对抗。斗争在争夺议长席位时激烈地展开了。剡社拥戴忠义乡的老绅士庄嵩甫做议长。他正是清末创办龙津中学，在上海创办新学会社，在余杭创办林牧公司，抱着实业救国主张的维新人物。而法治协会为了维持他们在奉化的统治实权，则拥护城里巨绅戴南邨作议长。在议会成立的前夜，庄嵩甫正患着重病，法治协会趁此机会造谣说庄某已因年老病重不幸死掉了。一般从收买中得到选票的议员，纷纷倒向戴南邨一方。可是正当议会揭幕之日，庄嵩甫却矫健地到了会场，并且发表了演说，于是形势一变，过半数的议员都投向了，他终于被选为议长。剡社接着又吸收一批开明士绅做了社员，扩大了组织，并且不久以后，在县议会里通过了创办初中的决议。这样，一些剡社的骨干分子就在二四年春季来到了自己的故乡，聘请了竹书的父亲严老先生当了校长，在宁波一带当小学教员的胡行之、庄世楣和我的二哥王仲隅就回到故乡奉化来主持初中开办事宜，于一九二四年春季开学了。

那时候，宁波第四中学已由经子渊当了校长。二三年的夏季，浙江传来了经子渊来长四中的消息。曾为薛福成的幕僚、并据传曾经主张过杀秋瑾的宁波遗老张让三，首先出名致函反对。函电登载在报上，指斥经的罪名是宣传共产公妻，宣传赤化。那时，我们曾联名驳斥此项函电，并表示欢迎，这样，在宁波就发生了反经派和迎经派的笔墨之战：而经子渊却终于在二三年秋季来到宁波了。随着也带来了左倾的教员和新文化思想。二四年春，宁波的国民党分党部成立了，同时，和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组织也成立了。实际策划奉化初中的胡行之，他们一方面部署力量，把我安插在离城十几里外的上田坂松林高小学校那里，另一方面，又聘请了曾在四中教书的冯三昧等来当教员。冯三昧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但具有郁达夫型的人物。就在这二四年四五月间，宁波党组织来信要我参加，并且说，参加了党也就参加了国民党，现在我们是跨党的。我从这时起就被指定与县立初中的冯三昧等发生联系。这就使国民党和我们党组织以县立初中为基地而悄悄地建立起来。同时，奉化初中是个赤化分子的巢穴的谣言也就大大地散布开来了。

谣言攻势首先被吓倒的是守旧分子，其次是动摇分子。到了二五年初，县立初中的教务主任胡行之，自动离职，去日本留学了。于是目标集中于被称为大炮手的王仲隅身上，连带攻击到冯三昧等。到了二五年下半年，剡社中有人建议王仲隅引退，冯三昧不再续聘，但把我塞进了初中，负起教务主任的职责来。于是，我们仍旧从宁波聘来石德濂和赵济猛两个党员来作教员，在学生中进行思想革命教育，并且还请来王以仁当高级班的国文教员，扩大新文学的阵地。此外，还把剡社的年刊改做了月刊，定名《新奉化》，由我主编。这样，我们除学校阵地外，又有一个

舆论阵地了。正是这个刊物打击了法洽协会里一些城狐社鼠，使他们对我有置之死地而后快意的愤怒。而我自己也就成为站在战壕上的人物，被当作枪靶子来瞄准了。……可是到这时，剡社自然也分做了左、中、右三派，剡社中的右派士绅们日益动摇起来，又象希望我二哥一样希望我引退，我的引退也就是他们远离赤化嫌疑。但我们那时也并不知道怎样发展左派，争取中派，孤立右派。凡事只听它自然发展。我虽没有听动摇分子的“劝降”，但到了反动派真的伸出铁爪来以后，却不得不徒步出走了。

……大约走了三十里左右，竹书停下来对我说，“现在已过了奉化境界了，追捕也追捕不到你了。稍稍休息一下！”

“好吧！”我说，“我们放缓一些脚步就是了。再说，还有四五十里路要赶呢。”

一路上，为了赶路，我们之间很少说什么。只是关于到了宁波后投宿在哪里交换了意见。竹书是《四明日报》做过编辑和记者的，那里还有他的故友张乐尧等，他可以到报馆去投宿。而我则只有一个同乡，同时又是四师的同学王庆睦那里可以投宿。他是他的夫人裘慎的幼稚园作为住家的。这幼稚园在后乐园附近的一条街上。进了宁波市的时候，已经是黑沉沉的夜影笼罩了这个狭小逼仄的中古式的城市。我们分别后，就相互这样约定住址。

“可是，我将在明天回去，打听到情况后，再来通知你，如何决定行止。”竹书临别时还这么说，“可是你不想到广州去吗？几个月以前，那里不是有信来叫你去吗？”

“好吧，一切等今后的消息再说吧。”

我一个人走向后乐园那条街去。庆睦和裘慎两人的形象在我脑子里显现出来了。

第二章 在幼稚园里

每次两脚踏进幼稚园，总使我引起了一段回忆，一段轰动这中古式的宁波城市社会的事件。

宁波是我深锁在学校大门内读了五年书的故土。那时在我认为：统治宁波的是三件东西：东门外大街上商店里传出来的算盘声，各个中等学校里传出来的朗诵桐城派古文的读书声，外加半边街上那鱼行里的鱼贩的叫卖声。这三种声音就构成这中古式城市的特色。五四运动发动了，带来了抗日爱国运动；首先是四师的学生和其他中学的学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其次是由《时事新报》的记者和一个宁波流氓士绅领导的，以小市民和打手为基础的十人团，他们共同展开了抵制日货，焚毁日货的斗争。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却依然抗拒于闾门之外，写白话文是成为犯罪的行为的，也就是说，一定是个赤化分子。但日子推移过去，小学教学界里却暗暗地接受了当时所谓时髦的杜威的教育学说。我也没研究杜威的教育学说，只知道一句话：生活即教育。可是这方面的提倡者，在镇海有李冠卿，在鄞县有张承载。二二年上半年，胡行之、王仲隅和我也就被聘为蔡氏的星荫小学的教员，张承载就是那学校的教务主任。星荫小学还附设一个幼稚园，由张承载亲自领导。就在这学校将放暑假的时候，张承载突然失踪了，之后，又发现幼稚园的主任保姆也失踪了。于是社会舆论马上沸腾起来：一个提倡新教育的人士竟诱奸了幼稚园保姆，遭

弃了自己的发妻，拐带潜逃了！街头巷尾以至代表社会舆论的报纸都纷纷发出各种各样的传说，念桐城派古文的人们不能不废书三叹，一叹人心不古，二叹自由恋爱，就是公妻，三叹公妻就是共产。于是大家又认为共产这个“魔王”，已经悄悄地潜入宁波古堡，古堡里的子民大祸将要临头了。这就无怪二四年下半年经子渊被派来当宁波第四中学校长时，就有张让三其人带领遗老遗少，发动舆论界的蟹兵虾将，大事喧嚣，迎头反对了。而这个幼稚园，正是星荫幼稚园的后身，由裘慎接办下来的。

我常常想，大堤上一个小小的缺口，就能导致河流冲决堤防。这件恋爱纠纷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在这个社会里，只允许拿算盘的买办们出入于妓院林立的后街，有时，桐城派也不免上那里去赋诗即兴，或在自己家庭里还经常出现相互通奸的事，唯独不允许这冠上自由恋爱字样的男女关系；于是这件小小的事件就成了开宁波的风气之先的一面小小的旗帜了。有反对，自然也有景仰。公开的反反对，暗地里的景仰。一个小小的幼稚园，却也有它历史的功绩呢。

这回我以“待罪之身”隐居在这幼稚园里，一样地想起了这一切。

当晚庆睦和裘慎招待我在那里住下。庆睦了解我出走的原因以后，就说，“宁波和奉化还不是一鼻孔出气，段承泽又是沈秉丞的上级，你在这里住下来是可以的。只是别往外面走动了。他们知道了你出走，一定会报告这里的镇守司令，也许会行文通缉呢。”

裘慎听了这话，皱一皱眉，似乎不以为然。她只平静而和悦地说：“放心好了，住着就是。”我虽然感到这一对夫妇的不同态度，但还尽量解除他们的顾虑，说道：“我还怀疑他们会真的逮捕